

Fash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时尚与文化

研究

【美】苏珊·B·凯瑟 (Susan B.Kaiser) 著
郭平建 肖海燕 白静 史亚娟 译

时尚与文化

研究

【美】苏珊·B. 凯瑟 (Susan B. Kaiser) 著

郭平建 肖海燕 白静 史亚娟 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尚与文化研究 / (美) 凯瑟 (Kaiser, S. B.) 著;
郭平建等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84-0878-8

I. ①时… II. ①凯… ②郭… III. ①社会生活—研
究 IV. ①C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59255号

© Susan B. Kaiser 2012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China Light Industry Press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All right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s.

责任编辑: 杨晓洁 责任终审: 劳国强 封面设计: 锋尚设计
版式设计: 锋尚设计 责任校对: 燕 杰 责任监印: 马金路

出版发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东长安街6号, 邮编: 100740)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1000 1/16 印张: 12.75

字 数: 231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84-0878-8 定价: 38.00元

邮购电话: 010-65241695 传真: 65128352

发行电话: 010-85119835 85119793 传真: 85113293

网 址: <http://www.chlip.com.cn>

Email: club@chlip.com.cn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邮购联系调换

140570K3X101ZYW

致 谢

我一直有兴趣并致力于将时尚研究和文化研究这两个领域联系起来。这里我要感谢很多人的支持。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纺织服装系的教职员和学生们共同营造了一个跨学科探索与冒险的空间，我深表感谢。纺织服装系造型与时尚研究课程的本科学生阅读了本书许多章节的草稿，并提出了批评建议。他们带给我源源不断的灵感与挑战，他们的批判性和创造性一直使我走在研究的前沿。我特别要感谢下面这些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助理：莎拉·伯恩斯坦（Sara Bernstein）、爱丽丝·夏特兰（Elise Chatelain）、陈茵三（音）（Yin-San Chen，音）、卡迪厄·科利斯（Kadie Corless）、伊利·艾斯托伊斯塔（Ely Estoesta）、安东尼·弗瑞塔（Anthony Freitas）、丹尼斯·格林（Denise Green）、卡罗·霍尔（Carol Hall）、塔尼亚·海麦迪（Tania Hammidi）、卡瑞尔·凯其姆（Karyl Ketchum）、瑞恩·路易森（Ryan Looyesen）、莎拉·麦克库鲁（Sarah McCullough）、琳达·麦森（Linda Matheson）、诺娃·索瑞森（Norah Sorensen）、南·楚那（Nan Truner）、赵玉晨（音）（Yuchen Zhao）等。这些年来我有幸和他们一起将时尚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们的创意、文化资源、持续不断的激情以及对初稿的建议一直鼓舞着我坚持研究。他们和之前的其他研究生现在是我的好同事。

非常荣幸，我还有许多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同事。我要感谢琼·钱德勒（Joan Chandler）给予我的友谊、支持和鼓励。感谢设计专业的苏珊·艾薇拉（Susan Avila）以及同事和学生们给予我的启发。还要感谢与研究生文化研究小组的不断学习，十多年的交流帮助我拓展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思维。

我特别要感谢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女人与性别研究系的师生们，你们教我认识了联合与交叉性的真正含义，感谢你们提供了一个温暖而富于启发的跨学科探索家园。与朱迪·牛顿（Judith Newton）的合作使女性主义文化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安娜·库恩（Anna Kuhn）给予了我长期的支持与友谊，为此我十分感激。她与麦克辛·克莱格（Maxine Craig）、阿米娜·麦玛（Amina Mama）一同阅读了本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我还要感谢里兹·康斯特伯（Liz Constable）、罗莎·琳达·弗雷格索（Rosa Linda Fregoso）、盖亚垂·格匹娜斯（Gayatri Gopinath）、温迪·胡（Wendy Ho）、苏阿德·约瑟夫（Suad Joseph）、凯伦·卡普兰（Caren Kaplan）、卢兹·梅娜（Luz Mena）、金佰利·奈特斯（Kimberly

Nettles)、莱斯利·罗宾 (Leslie Rabine)、隼娜·罗德瑞兹 (Juana Rodriguez) 等, 从你们身上, 我学到了许多相关知识。

特别幸运的是, 我还在全世界有许多时尚研究方面的朋友和同行。特别感谢翰奈特·海桑 (Hanet Hethorn)、卡罗尔·塔洛克 (Carol Tulloch)、霍伊·翰可克 (Hoe Hancock)、海克·延斯 (Heike Jenss)、玛丽·琳·达姆霍斯特 (Mary Lynn Damhorst)、琳达·阿瑟 (Linda Arthur)、克雷斯·布鲁德 (Chris Breward)、帕提兹亚·卡勒伐特 (Patrizia Calefato)、乔·保莱蒂 (Jo Paoletti)、埃弗拉特·塞隆 (Efrat Tseelon) 等, 来自他们的交流与鼓励使这一研究项目受益匪浅。

伯格 (Berg) 的每位成员从开始到结束, 一直对此项目充满热情。感谢乔安尼·艾彻 (Joanne Eicher) 和凯瑟琳·厄尔 (Kathryn Earle) 在着装、身体、文化系列研究上的学术指导。我的编辑和工作人员也都很有想法并且十分尽力, 他们是: 汉娜·莎士比亚 (Hannah Shakespeare)、朱莉亚·霍尔 (Julia Hall)、安娜·莱特 (Anna Wright)、索菲·霍森 (Sophie Hodgson)、艾米丽·约翰斯顿 (Emily Johnston)。他们对本书的出版表现出了相当的专业性和耐心。我还要感谢评论者对本书的深刻分析。

没有家人的支持与鼓励我没法完成此书。因此, 我要感谢我的姐妹琳达 (linda)、珍妮特 (Jeanette) 和帕姆 (Pam), 并以此书纪念我们的父母, 是他们教会了我们想象未来。非常感谢内森 (Nathan) 和克里斯蒂娜 (Christina) 给我提供想法, 分享资料以及运动、小说等方面的流行文化建议, 并帮助准备西耶那 (Sienna) 的照片拼贴。感谢西耶那 (Sienna) 看待世界的新鲜而又幽默的方式。卡洛琳 (Carolyn, P. K) 也给予了我许多启发与鼓励, 使我继续进步, 非常感谢!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我要感谢马克 (Mark), 他是最好的缪斯, 也是我最好的厨师和知心好友。

目 录

第一章 时尚与文化：文化研究和时尚研究	1
表述：风格-时尚-装扮	5
时尚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	6
文化与时尚概念的形成	10
“风格-时尚-装扮”回路研究模式	11
第二章 交叉、跨国的时尚主体	24
假设1：人人皆有容貌	24
假设2：时尚具有跨国性——不仅指西方或“欧洲现代”时尚	27
假设3：基于风格-时尚-装扮的主体构成是个体驾驭交叉性的过程	29
假设4：交织：从身份之“Not（不）”到身份之“Knot（结）”	32
假设5：情感结构——在主体构造和时尚过程中表达——体现在 风格-时尚-装扮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中	34
假设6：商讨模糊性的过程不是公平竞争，而是一种跨国语境中的 物质过程	37
第三章 国家时尚主体的塑造	43
国家≠实体	43
国家主体和跨国时尚主体的构成	45
民族主义的表征	46
全球化	47
反思国家历史，绘制世界版图	49

欧洲扩张：纺织品贸易与国家象征	51
民族-国家与风格-时尚-装扮：“-”的作用	53
交叉性和文化交织	59
第四章 民族与“种族”观的再表述	62
种族与民族概念的根源	63
种族观的再表述	65
民族：异中求同	72
宗教的再表述	75
第五章 阶级问题	81
阶级的概念	84
阶级结构的隐喻	85
历史上的霸权：阶级界限的再商讨与调整	87
社会地位的宣示与否认	94
时尚霸权	97
第六章 性别时尚，塑造性别：超越二元对立	100
“软件组合”	103
赋予、取消与重新赋予性别	104
性、性别与风格-时尚-装扮：女性主义解构论	105
身体理论与风格-时尚-装扮	108
跨性别身体研究与风格-时尚-装扮	109
学术视野之外的男装	112
男性特质的多元表达	114

第七章	性取向与风格-时尚-装扮	124
	同/异性恋二元对立的“起始”与逆转	127
	同性恋恐惧症话语	128
	摆脱异性恋影响的漫漫长路	132
	20世纪60和70年代：社会运动与性时尚	133
	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同性恋时尚	135
	含混不清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	140
	注视中的主体：性别定位	142
	性取向与交叉性问题	144
第八章	时空中移动的身体：年龄/年代与空间	146
	时间与空间	146
	年龄/年代与空间	151
	开放的交叉性：未来时尚主体定位	162
	封闭/开放的思想	164
	参考文献	166
	附录	182

时尚与文化：文化研究和时尚研究

时尚不是一件物品或者一个实体。相反，它是一种社会沟通的过程，这种过程犹如航行在黑暗而又充满希望的海水中探求将会发生什么一样。时尚所涉及的是从众问题。该问题何时何地发生？谁又来决定时尚？人体在时、空中的运动让时尚得以具体化。时间和空间都是抽象的概念和情境：我们利用时空来解释和表达我们是谁（或者我们正在变成谁）以及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点。这种解释和表达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而是需要不断挑战来沟通和处理多种含混性以及矛盾，这些含混性与矛盾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 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境下想要成为一名独特的时尚主体，时尚此时则融入了多种复杂的和跨国界的要素，这些要素既是视觉的又是物质的，既是虚拟的又是有形的，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
- 时尚主体同时既要体现性别、种族、民族、性取向、阶级、国别、年龄、地点，又要体现其他的一些“地位”，而这一切则在复杂的权力关系中不断变化着；
- 时尚主体既想要融入周围社会但也希望同时保持自己的某些个性；
- 时尚主体需要承受自由与约束力的千变万化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则指的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一直争论不休的社会结构与主观能动性问题的。

时尚永无止境，它跨越了所有的界限。时尚从未间断，它随着我们眼中的自己和他人眼中的我们的变化而变化。

时尚也与生产服装和打造外观有关，这需要研究各种概念，沟通各种主体地位（性别、民族、阶级）和探索各种权力关系。此时的时尚不仅涉及混搭、借用、附属和变化，还涉及搭配、创新、求异和延续。时尚研究是一个融合多种观点和方法的复杂过程，还需要综合而又富有想象力的认知方法。本书利用了时尚研究和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的概念、隐喻和模式，对涉及时尚的简单的对立思维（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线性思维（直线的、缺乏变化的）和本质论观点（先决的、固定的、有界限的）提出了挑战。

对立思维将不同点简化，并限制了对各种关联性和复杂性的分析。用这种“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思维方式研究时尚将难以理解女权主义空间理论学者多琳·梅西（Doreen Massy, 1993）提出的“权力几何学”概念。权力具有多面性，并非只有对立的两面。摒弃二元对立思维，使用多样性、复杂化和交叉化时尚研究方法将有

助于我们理解权力的概念。

研究时尚是一种二者兼用而非二者选一的行为。时尚因自相矛盾（与真实想法相矛盾）和矛盾心理（矛盾情绪）而得以繁荣，即二者并存的认知和感知方法。结合时尚研究的观点和（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的观点有助于摆脱和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束缚。男女对立的概念是女权主义理论学家所批评为典型的二元对立论的观点之一。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局限了性别的意义，固化了权力的层级，凸显了男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导致在现代西方时尚圈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谬论：即“男性不应该过度关注他们的外表”。有关性别的二元对立的观点认为：同女性相比，男性的魅力源自其“不引人注目”（Phelan, 1993）的特征，而女性的魅力则源自女性特征的凸显，因而外貌是女性“引人注目的”他者特征（Tse-lon, 1995）。

然而，性别（将在第六章中进行深度探讨）并非是限制时尚研究的二元对立众多概念中唯一的观点。事实上，除男女性别之外，还有多个现代西方理论中的二元对立观点束缚了在跨国界情境中对时尚的研究，例如：

- 时尚（即：现代的）装扮对“固定的”（即：传统的）服装
- 西方服饰对“其他”服饰
- 未来对过去
- 时间对空间
- 能动性对结构（社会构成）
- 男性特质对女性特质
- 白人对黑人
- 异性恋对同性恋
- 不显著对显著
- 归属型着装风格对标新立异型着装风格
- 主流消费者时尚对另类的街头时尚
- 生产对消费，等等

在上述这些例子中，前者总比后者享有优先权，问题进而出现了：权力在过分简单化的术语中得以产生。这种已产生的权力掩盖了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掩盖了各种矛盾体、第三种称谓（例如双性恋者、拉丁美洲人、分销）或者也掩盖了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他可能性以及权力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那些微妙而具有颠覆性的作用。我们需要寻找适用面更广泛的词来替代在这种非此即彼的术语中。正如本书所写，上述大多数的成对术语将因为新词语的产生而使含义变得更加完善。上述有些词语，如“固定的（fixed）”和“其他（the rest）”或许会被完全废弃。

然而有时我们需要将两个词语一起看待以便得到一个整体概念。在上述这些二元对立的词语中，有四组概念就需要连在一起看待：“时间”与“空间”（将在第八

章中讨论)；“不显著的”和“显著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注重容貌的过程”和“注重容貌的过程”；能动性和结构；“归属型着装风格”和“标新立异型着装风格”。我们不可以把某些术语组随意拆开，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术语指代的现象会同时发生。我们如何才能把两种现象视为相互依赖的或者合为一体的而非对立的呢？文化理论学家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1986) 以莫比乌斯圈 (Mobius strip) (图1.1) 为例将合二为一现象视为一种数学谜题。德国数学家欧葛斯特·莫比乌斯 (Augustus Mobius, 1790-1868) 发现一条彩带的正反两面可以变为一个连续不断的面。当一个事物没有里外之分，没有起止之分时，合二为一现象就产生了。将彩带的一端扭转半周后与另一端粘在一起，得到的曲面就是莫比乌斯圈，也称莫比乌斯带，这样就出现了正反两面变为一个连续面的现象。正如莫比乌斯圈所蕴含的道理一样，虽然时尚涉及不同元素的交叉、缠绕，但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融合。例如，个人装扮自己 (Entwistle, 2000) 的过程就是体验时间与空间融合的过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将我们所处的时间和所处的地点分开。这个话题将在第八章中进一步讨论。

时尚研究需要同时运用多种比喻或模式；时尚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利用各种隐喻让我们对日常生活中如何装扮自己从而产生的快乐和权力关系进行批判性和创造性地理解 (Kaiser, 2008)。我们需要结合多种隐喻和模式来思考：如何装扮身体和为何装扮身体这两个复杂的问题。本书利用包括莫比乌斯圈在内的多种隐喻手法来理解各种概念 (身份、物质、实践) 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和相互影响的复杂性。

我们需要结合多种隐喻或模式进行研究，部分原因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时尚身体的装扮过程涉及面非常广泛，不仅仅包括来自西方中产阶级的异性恋白人女性消费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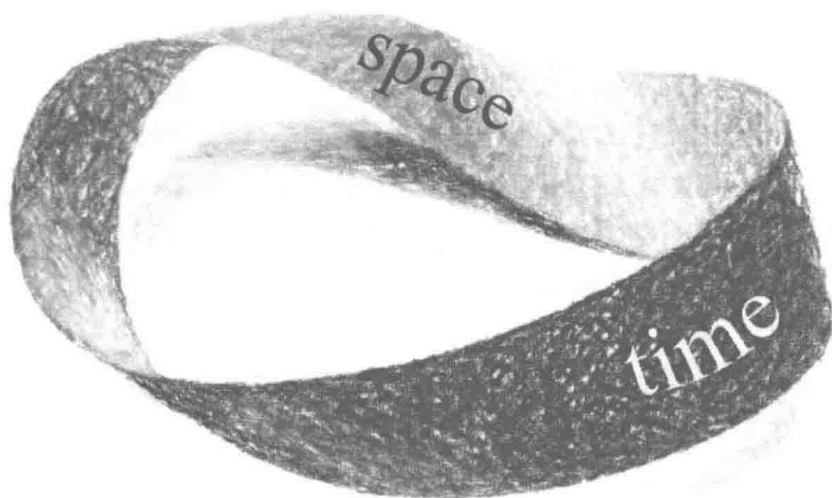


图1.1 莫比乌斯圈解释个人装扮自己的过程就是体验时间与空间合二为一的过程。与Ely Estoesta 和Nan Turner共同构建。

而已。事实证明,时尚研究着重探索性别、种族、民族、国籍、社会阶层、性取向以及个体身份的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时尚研究所揭示的上述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有助于我们理解时尚的合二为一或融合性。

同时,文化研究的领域也为时尚研究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文化研究和时尚研究告诉我们一个共同的道理:为了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的意义,我们必须摆脱二元对立思维的束缚。为什么要摆脱以及如何摆脱这种束缚呢?让我们利用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术语——表述来解释这个问题。

在文化研究中,表述既是一个概念又是一种方法。“表述”一词至少有两个意义:一是指连接(就像人体的关节),二是指传达。表述是一种可以体现的概念。试想一下身体那些需要共同协作才能让通过语言将思想表达出来的器官:舌头、嘴唇、下巴和其他的发音器官。只有通过这些器官的相互协作,我们才能讲话,就像是通过复杂的生理和符号学过程而产生的一种连接和表达方式。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发音的表述已经变成一种隐喻,暗示通过日常外观和身体装扮来表达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个人通过混合和搭配不同的因素来表达此时此刻自己是谁或者自己想要变成谁。正如图1.2所示,当一个事物略与周围情境不相符时,表述就变得更加显而易见。图中的男人刚刚到达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一场婚宴。他刚参加了在另一场所举行的婚礼,现在穿着那件临时租来的礼服,但加了一件配饰:即戴了一顶一家小型摇滚乐唱片制作公司的帽子。我们通过具有正式含义的礼服和代表音乐喜好的帽子对图中的男人有了初步认知。正如这种搭配所表达的,他用具有独立摇滚乐风格的帽子缓和了礼服的正式性,从而体现出了他的个性。

表述具有临时性的特点。正如图中人物的礼服是临时租用的,他的外观风格也是暂时的。这种外观风格只适用于此时、此地、此情境,而与他在一起的亲朋好友则有机会通过他的着装和外观理解他当时想要表达的意思。在美国主流文化规范下,礼服无疑是他出席婚礼的最好选择,但他的帽子却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这顶帽子告诉我们他是当地独立摇滚乐社团的一员。通过分析他的礼服和帽子(以及他的胡须和其他的外观特征),出席婚礼的客人对他和他的时尚主体构成(他如何思考,他喜欢什么以及他如何混合搭配各种元素来表达自我)有了进一步了解。他在相同的文化与社会情境中交流的同时表现出自己标新立异的一面。或许他的这种搭配方式并不能得到设计师和零售商的认可,但却产生了一种合二为一的新鲜的出乎意料的效果。

在文化研究中,表述也是一种用来分析文化现象的方法。这种方法基于对人类表达能力的认可,即人类可以将这样或那样的东西组合起来,再通过一种风格在日常生活中用视觉语言表达出来。表述这种研究方法涉及将自然、和谐的整体打破,从而突出整体中的差异性、矛盾点或局部。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表述不仅仅是一种进行负面批评的过程,它还需要将打散的部分结合成新的整体进行再表述,通过一些新的



图1.2 此时的表述具有临时性。作为出席婚礼的一员，通过添加他那顶具有独立摇滚风格的帽子他又在婚宴上透露出他的个人偏好。他告诉我们他既是出席婚礼的一员，又是独立摇滚音乐的爱好者。2010年作者拍摄于美国华盛顿。

可能性的方法和构建形式（Grossberg, 2012: 22）或者通过设想和建立新的解释框架。格罗斯伯格（Grossberg）用一套乐高玩具的玩法为例来说明这种研究方法的应用。但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活生生的、富有说服力和发人深省的隐喻例子，即人体通过表述和再表述，不断地被时尚化和再被时尚化。

表述：风格-时尚-装扮

时尚理论学家卡罗尔·塔洛克（Carol Tulloch, 2010）将风格-时尚-装扮（style-fashion-dress）定义为一个概念体系。她在词语之间加入连字符来凸显三个词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她也会单独使用这三个词：“只要它们各自的意思明确，它们总能作为一个研究主体相互关联的部分（Tulloch, 2012: 274）”。塔洛克将风格视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即个体通过采用时下流行或不流行的服装、配饰和美容方法来构建自

我。她还将风格描述为“自我个性彰显过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通过服装的选择来表达自己某方面的特点”。她后来将此过程称之为风格叙事。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风格-时尚-装扮体系将风格放在时尚这个大情境中来考虑：风格叙事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社会进程（Riello & McNeil, 2010: 1）。作为社会进程，时尚不仅仅指服装风格。它还涉及人们对食品与家具的喜好，涉及流行文化、语言、技术、科学及其文化和变迁的其他方面。然而，人体外观的时尚显得那么引人注目是因为这方面非常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知觉，很私人化。时尚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处处得以体现。

与风格类似，装扮与时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到装扮，我们首先会想到人体。风格-时尚-装扮理论学家乔安妮·艾彻（Joanne Eicher, 2010: 3）就将装扮定义为对身体的修饰和补充。与风格、外观或外观风格或者风貌这些词语类似，装扮一词的优势在于它在历史和文化对比研究中显得非常中立和实用。所有上述这些词语，包括时尚在内，既可以作为动词使用也可以作为名词使用。它们既可以指过程又可以指概念，所以它们之间有相似之处（Barnard, 2002）。

风格-时尚-装扮作为一个概念体系在用来分析图1.2中的文化现象时很有用。通过使用上述概念体系和文化研究中的表述方法，我们可以看出部分（单独的词语）和整体（各个词语组成的体系）的关系。当原有旧系统被打破时，就会有新的表述来解释打造一个新的系统。让我们来看看那位出席婚礼的成员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他用自己的风格所构建的叙事新意，尤其是他在婚礼和婚宴之间戴上了帽子，将通常不搭配的服饰元素搭配在了一起。我们知道时尚是一种“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社会进程，礼服的剪裁、领带的宽度和颜色（亮粉色）、马甲和他的胡须都是这种时尚进程的体现。帽子和它所象征的音乐流派也会随着时尚的变化而变化。装扮尤其指对身体的修饰（比如他的胡须）和对身体的补充（他所穿戴的所有物品，包括耳环和手巾）。很明显，上述三个概念有重叠的方面，但在表述不同的社会进程时又有各自的具体含义。总而言之，风格-时尚-装扮是用来研究部分和整体关系的一个复杂体系。风格-时尚-装扮（时尚研究的概念）和表述（文化研究的概念和方法）两者一起使用时可以相得益彰，有助于从两方面对情境进行理解。

时尚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

无论时尚还是文化都有其复杂性，研究这二者需要多种学科或多个研究领域的知识。作为交叉学科领域，时尚研究和文化研究需要运用多个领域的观点、理论、方法和实践，这样才能对时尚和文化进行恰当的分析。尽管对于时尚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时尚研究和文化研究真正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这两项研

究涉及多种学科，如人文科学（艺术、艺术史、设计、戏剧艺术、历史、文学）、社会科学（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相关交叉学科（性别学、民族学）以及生物和物理科学等学科。

服装是人类生活的要素之一。早在数个世纪之前，人们就开始从历史和跨文化的角度对服装进行探究，这也是时尚研究的源头。我们不难发现时尚研究的历史根源和文化根源，早在几个世纪之前这个领域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根据英国服装历史学家卢·泰勒（Lou Taylor, 2004）的发现，在1520—1610年，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荷兰发表了大约200多件雕刻、蚀刻和木雕作品。欧洲人充满了对“世界上新发现的遥远地方居民”的极大好奇心。但他们认为世界上除了自己（欧洲人）外，所有的人都可以归为“其他种族”，这就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泰勒指出这些早期的出版物从视觉上证明了欧洲人长期存在的一个观点：“其他种族都是野蛮的、外来的”（Taylor, 2004: 5）。通过对比博物馆收藏的不同人种（民间的、农民的）的服饰和“时尚的欧美服饰”（Taylor, 2004: 311），泰勒进一步讨论了它们的历史差异。她还阐述了服装史的研究在近几十年中是如何逐渐采用了交叉学科的、批判性的和包容性的研究方法，但若想探究世界各地不同的服装史，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同样地，克里斯托弗·布鲁沃德（Christopher Breward, 1995）号召构建并演示了一种“新的文化历史研究框架”，将艺术史、设计史和文化研究融合起来，以便吸收“多层次的、开放式的见解”（Breward, 1995: 3-4）。

时尚研究，作为一种交叉学科，则兴起于19世纪晚期，主要研究以“西方世界”为背景的文化、社会阶层和现代化方面的问题，涉及人类学、艺术学和人文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其中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1904）是时尚研究的著名学者之一。他对于社会心理学中趋同（与他人相似）和求异（与他人不同）的相互作用甚感兴趣。他认为正是二者的相互作用推动了时尚在现代社会中的不断变化。他和美国经济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 1899）一样，认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社会流动性是时尚变迁的主要诱导因素。凡勃伦强调了中上阶层的“炫耀性消费”和“炫耀性休闲”与他们本身的虚伪心理有关（将在第五章中讨论）。与齐美尔不同的是，凡勃伦并没有把时尚真正当成社会过程和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他似乎认为时尚只不过是社会诟病的根源，没有什么经济意义。

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女权主义时尚理论学家伊丽莎白·威尔森（Elizabeth Wilson, 1985）认为凡勃伦的观点带有男性和功利主义的偏见。相反，她提倡一种融合了矛盾心理学（ambivalence）和矛盾观点（contradiction）的更为复杂的研究方法。她指出：正如“我们对于资本主义既爱又恨”一样，“我们对于时尚也是既爱又恨”。她进一步指出对于身体和身体与服装关系的研究充满了现代的、西方的（带

有男性偏见的)不定性和模糊性。相似地,美国社会学家弗雷德·戴维斯(Fred Davis, 1992)认为时尚变迁与“文化符号化的”身份(包括性别、社会阶层和其他身份要素在内)有关。与威尔森(Wilson, 1985)和赫顿(Hutton, 1992)的研究方法类似,我和同僚们利用矛盾心理学概念和模糊概念来解释时尚现象(Kaiser, Nagasawa & Hutton, 1990)。在借鉴符号互动论(社会学的一个流派,20世纪80年代起常用于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着重强调了沟通作为一个社会过程在时尚变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的观点融合了以下几位学者的研究结晶:格里高利·斯通(Gregory Stone, 1969)对于外观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的分析、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 1969)对于时尚是“集体选择”的过程的专题以及弗雷德·戴维斯早期的一些论文,这些论文在编入1992年的专著时作了修改。

时尚理论体系多种多样,这里只介绍了一小部分,其他众多学者的著作将在本书中的不同地方提及。时尚理论的体系既复杂又交叉;交叉学科的路径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线性的。蒂姆·爱德华兹(Tim Edwards, 2011)在他的著作《聚焦时尚》(Fashion in Focus)一书中将基于矛盾心理学(符号互动论)来解释时尚现象的方法与伊丽莎白·威尔森基于矛盾观点分析现代西方时尚的方法进行了对比。然而威尔森(Wilson, 1985)的著作《在梦中装扮:时尚与现代化》(Adorned in Dream: Fashion and Modernity)对矛盾心理学(相互冲突的情感)和矛盾的观点(与“真实”表述相悖)都进行过论述。戴维斯(Davis, 1992)、凯瑟(Kaiser)、长泽雅美(Nagasawa)和赫顿(Hutton, 1990)的著作也涉及了上述主题。矛盾心理学和矛盾分析法都需要依靠二者并存而非二元对立的认知方法。

另一个有些重叠的时尚理论体系产生于对纺织服装的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在美国受益于土地拨赠法案(政府赠予土地用于开授农业类课程)的公立高等学校的家政学专业中展开。最开始,该体系以性别差异为出发点,研究生产和消费问题:将生产视为男性行为,消费视为女性行为。这些研究项目注重日常生活的品质,将衣视为与食、住同等重要的人类的基本需求。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纺织服装学者们开始对以下一些问题展开研究,包括自尊、服装的社会含义和其他社会心理因素(Damhorst, 1985; Horn, 1965; Kaiser, 1997; Miller-Spellman, Damhorst & Micheiman, 2005; Rosencranz, 1950, 1950, 1962, 1965; Ryan 1966);人种和跨文化研究(Eicher, Evenson & Lutz, 2008; Roach & Eicher, 1965, 1973);历史研究(Farrell-Beck & Gau, 2002; Paoletti, 1985, 1987)以及服装消费的经济分析(Winakor, 1969)。纺织服装研究涉及的其他领域包括时装设计和时尚营销。到21世纪初期,这些领域已成为美国许多大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其他领域(如社会心理学、文化历史研究和纺织科学)则依然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内容。熟读过去30年出版的《服装与纺织研究期刊》,我们不难发现研究出版的内容逐步向消费者行为、时尚

营销和文化衍生品方向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采用具有交叉学科性、跨国性和批判性的研究方法研究“风格-时尚-装扮”概念体系。伯格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了《服装、身体、文化》系列丛书和期刊《时尚理论》，由瓦莱丽·斯蒂尔（Valerie Steele）担任主编。所出书籍和期刊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对“风格-时尚-装扮”理论进行了历史的和跨国文化的研究。2010年，伯格出版社出版了期刊《时尚实践》，由珊迪·布莱克（Sandy Black）和玛丽莲·迪珑（Marilyn DeLong）担任主编；Intellect出版社出版了期刊《时尚与美的批判性研究》，由埃弗拉特·塞隆（Efrat Tse-lon）、戴安娜·克兰（Diana Crane）和苏珊·凯瑟（Susan Kaiser）担任主编。也是在201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共10卷的《世界服装和时装百科全书》，由乔安妮·艾彻担任主编，该套百科全书的条目撰写来自世界各地。除了现有的交叉学科的学术研究课题外，新的一些时尚研究课题在法国、意大利和美国（比如帕森斯新设计学院）、英国、瑞典以及其他国家兴起。

在中韩、欧洲和北美洲出现的跨国时尚网络和会议促进了时尚研究的发展。由卡罗尔·塔洛克组织建立的非洲移民社群网络就是其中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时尚理论》（2010）的一期专刊对这个网络的各种活动和各种合作进行了总结。逐渐地，在时尚研究领域里，“时尚由什么构成”这种古老的话题已经被摒弃。一些新的研究话题不断产生，涉及对全球化、服装劳动力的评论以及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关于“风格-时尚-装扮”概念体系的解读等内容。与文化研究的直接和间接互动对于时尚研究中开展新的研究至关重要。（本书以时尚研究指代对“风格-时尚-装扮”整个概念体系的研究。）

文化研究也始于20世纪后半叶，那个时期“文化变得更为重要其含义也更为复杂”（Grossberg, 2010: 173）。对于“风格-时尚-装扮”概念体系的研究亦如此。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见证了人们对于性别、“种族”、民族、性取向、国籍和年龄等的旧观念的反叛。在阐述日常生活中与上述旧观念相关的权力关系时，文化研究通过多种方式努力寻求对于文化中出现的新问题的解答。

世界各地开展的女权主义运动、民权运动、男女同性恋权利运动和其他的社会运动（反殖民运动、环保运动）推动了文化研究的发展，因为文化研究作为一个领域所关注是文化过程，包括时尚是如何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运动帮助人们摆脱过去所形成的一些旧观念的束缚，对一些主流文化（如白种人、男性或女性、中产阶级、异性恋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理论观点提出了反对和质疑。

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兴起的女权运动不仅为女性享有重要的经济权力和生殖权力而奋斗，还对将女性束缚于传统角色是时尚和美的体系提出了质疑。正如埃文斯（Evans）和桑顿（Thornton, 1989）指出，一些女权主义者反对专门指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